

金圣叹外传

(台湾) 东郭先生 著

清人金圣叹，学最博，才最大，识最超，笔最利，赏诗评书，只眼独具。金圣叹才情异常，人也“异常”，行为乖僻，时人为之瞠目。



北岳文艺出版社

5

0

金圣叹外传

(台湾)东郭先生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金圣叹外传

东郭先生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晋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5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5378—0731—0

I·709 定价:4.00元

目 录

一、名号族里	举证为难.....	(3)
二、十岁入学	不服羁勒.....	(14)
三、吴中传统	喜言怪诞.....	(25)
四、讨厌秀才	痛讥财奴.....	(29)
五、名士胜流	乐与攀交.....	(36)
六、至人无我	白眼看人.....	(46)
七、深诃讲学	癖好佛书.....	(53)
八、背蔑礼教	诡辩自喜.....	(60)
九、论文衡史	纵酒著书.....	(67)
十、舌底澜翻	笔端有刺.....	(77)

十一、重视小说	有功艺文	(89)
十二、爱情至上	细说西厢	(97)
十三、从来心硬	见亦留情	(106)
十四、割裂唐诗	矫枉过正	(120)
十五、诗在字前	一片心地	(139)
十六、从事杜诗	志业未竟	(153)
十七、举子秀才	哭庙祸作	(159)
十八、杀头至痛	无意得之	(166)
十九、遗著传世	历史生色	(174)

一 名号族里 举证为难

“学最博，才最大，识最超，笔最快！”

这是金圣叹死后，他的朋友徐增为他整理遗著：《天下才子必读书》序文中，所作的结论。

前代读书人中，金圣叹数得上是一位诡异神秘的人物。直到如今，他的生卒、谱族、乡里、以至正确的姓名、别号，都还聚讼纷纭，真相似谜。我们只知：哭庙案事发临刑时，犹给他的家人开一些不大不小的幽默玩笑。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和老死牖下的酸俗寒士所可比拟。他所评校的几部才子书，成为活的见证。在当时已震撼人心，众口腾传，没有不交相赞誉的。于是，他的生活言行，为时人引述记录，一点一滴地流传下来。

金圣叹的死，是清初政治逆流下的牺牲品。文字狱展开之始，哭庙的金圣叹成为祭刀开戒的第一人。此后，虽有大批的杀戮，但明末清初之际，排满情绪最为普遍的知识分子中，总没有比金圣叹付出较多的悲悯与怜惜！这也是金圣叹在后世心目中风行流传，和深入的原因之一。

不过，我们所要理解金圣叹者，尚不仅止于重温此段历史的演述。本书将从前人记录中，去分析介绍他那种“深诽故常，挑战传统”的精神，以及“至人无我，白眼看人”的书生本色，才

是值得尊敬而可爱的高贵情操。

金圣叹终生不曾走上仕宦之途，说不上功业德望，只是一个优游林泉、写读遣生的读书人。本来“写读遣生”是读书人的最佳生活方式，也是获得较佳出路的人生态度。此种人生取向，应是“闲适旷达，忘怀处顺”为务，具备绝对的无所枝求的修养才是。然而，金圣叹壮怀激烈，嫉恶如仇，充满了满腔悲愤。终且笔舌贾祸，身首异处，这真是一幅极悲惨的血泪史实！

而清初雍正、乾隆间以文网罹难者颇不乏人，如屈大均、吕留良辈，身后也极享盛名，差不寂寞。金圣叹曾有诗志哀，题曰：《愁》。正好也成为日后自挽的诗谶，可谓无独有偶的巧合。诗见《沉吟楼诗选》，诗曰：

江水流春不当春，江花江草故愁人。

开头挨舵汝何往？击鼓鸣铙皆不伦。

巫峡啼猿真迸血，楚天风雨最通神。

老夫欲寄精诚去，凭仗高风达紫宸。

“猿啼迸血”，是指文人遭遇，所在恒有，然而却成为个人生命归宿的写照。而且是遭受那样的酷刑，这就不能不使人搵泪同悲了。

前已言之，金圣叹是一谜样的人物，我们只能用前人资料，比较异同地来作介述：

首先是金圣叹的姓名别号即引起颇多的猜说。有很多人说金圣叹本名叫做张若采，明末长洲吴县人，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以岁试作文怪诞，黜革。到科试时，不得已

顶了金人瑞的名字，才准入试，拔取了第一名，补为吴县的庠生。此一记载，首见于无名氏著的《哭庙纪略》一文，说：

“金圣叹，名人瑞，庠生。姓张，原名采，字若采，文侗，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于是，徐世昌《晚清簪诗汇》乃记曰：

“金人瑞，字圣叹，吴县人，诸生。”而到廖燕作《金圣叹先生传》时，更记曰：

“先生金姓，采名。苦（疑为若之误）采字，吴县诸生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

廖燕，字柴丹，清人，著有《二十七松堂集》十六卷，其中载有金圣叹传，最为权威，影响不小。那么金圣叹是否是顶名的张若采，倒须要确实辩明才是。问题是张若采也确有其人，徐世昌《晚清簪诗汇》卷一百七尝详记其小传曰：

“张若采，字谷漪，号子白，娄县人。乾隆庚戌（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九〇年）进士，官镇番知县。有《梅屋诗抄》，子白少以诗赋，名与阮文达同。乡举通籍，则后一年。及文达督学浙中，子白犹未授官。因赘婿吴兴沈氏，遂留浙

为定香亭客，随文达出案试……。”

阮文达即沅元，为清初一大家，名重等闲。而张若采能少以诗赋，与阮元齐名，可见也非泛泛之辈。再说娄县与吴县切近，顺治与乾隆亦不太远，文名入史籍者更不容有第二人也。所以顶名之说似乎不可能发生。

故较为庄重之记述，皆称金人瑞，而不及异说之张若采。比如周亮工著《赖古堂尺牘新抄》卷五云：

“金人瑞，一名彩，吴县人，有《贯华堂集》。”

以“采”为“彩”，当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述及金人瑞之名者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卷一百九十四徐增《说唐诗提要》。卷一百四十七张坦《南华评注提要》，林仲懿《南华本义提要》。以及别集存目八沈起《学园集提要》等，皆只述有金人瑞之名，而不及其有原名之张若采也，这都是最为有力的证据。

关于圣叹名号问题，是另有名“喟”，字“圣叹”之说。此则首见于无名氏著《辛丑记闻》一书，页十一云：

“金圣叹名喟，又名人瑞。姓张，原名采，字若采。为文倜傥不群，少补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之文，怪诞不经，黜革。来年科试，顶金人瑞名，应童子试，而文宗即拔第一。”

此段文字与《哭庙纪闻》大体相同，只是多出一个“喟”字，或则以为先有“圣叹”的号，后才给他一个“喟”的名。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云：

“先生金姓，采名……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

或问：‘圣叹二字何义？’

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叹’……”

此则说金圣叹以孔子的学生曾皙自居。另外圣叹也曾作过一篇幽默秀才的文章，叫做《丁祭弹文》，以讥骂吴中诸生也。文云：

“天将晚，祭祀了。忽听得西廊下吵吵闹闹。争胙肉的你瘦我肥，争馒头的你大我小。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

‘我也曾在陈绝粮，几曾见这些饿莩！’……”

因此文后人乃据以云名喟字圣叹，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以圣人自居在圣叹之前，在吴中一地亦是一种传统风气。譬如明人桑民恽（名悦），玩世不恭，敢为大言，就有“夫子传于我”，“我去而夫子来”的话，这不能说对金圣叹不曾发生过影响。

如《四库提要》卷一二四《桑子庸言提要》云：

“……《明史文苑传》附载《徐桢卿传》中，考悦《思玄集》中有《道统论》云：“夫子传于我。”

又‘学以至圣人’曰：‘我去而夫子来，’可谓肆无忌惮！”

而王世贞《弇州小山四部稿》卷一六九也云：

“桑民恠家贫……敢为大言。……十九举乡试，再试吏部，奇其文。至阅《道统论》，则曰：‘夫子传于我’。缩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

这是以圣人自居在圣叹以前的故事。但这也并不能确定金圣叹有一个本是“喟”的名讳。而“金喟，名人瑞一字圣叹”，恐怕这都是后人论定的。在史籍上可以定名的只有“金人瑞”是无可置疑的。而“圣叹”其号尤为世熟知而已。

其次是此一奇人的生卒乡里也世莫之知，仅知他出生于苏州，世居“甜桥巷”。但这也只是种说法而已。如吴翌凤作《东斋胜语》页三有：

“张氏世居吾里乐桥之南，金圣叹居甜桥巷，相去不数武，甚相得也。”

而乾隆时修《苏州府志》卷三中确记有“甜桥巷，兼隶长洲”的话，然圣叹于此出生成长与否？此仅可作为一条查证的线索。

但金圣叹以其才情震撼当代，故其出生亦如前圣先贤附会了不少神话，而且有四五种之多。

首先是文曲星下凡，亦即文昌帝君投胎之说。因圣叹与文昌帝君诞辰，同为三月三日。此见于清人杨保同的《金圣叹轶事》云：

“俗传三月三日为文昌生日，而圣叹亦于是日生。故人称圣叹为文曲星。圣叹虔祀文昌，或亦此欤？”

又传：圣叹生时，其母梦紫衣人抱小儿置其怀，一惊而寤，遂生圣叹。故又谓梦中之紫衣人，为文昌帝君。”

这一神话，当然是惊才文饰之词。学人辛岛饶已斥其非。进而亦有人说金圣叹的前身是杭州的和尚，死后且又为山神。据说是他死后托梦给朋友以显示世人的。事见孙文玉著《新义录》卷五十七引《景松斋杂说》云：

“圣叹前身，为杭州昭庆寺僧。死后，朱眉方梦圣叹谓之曰：

‘吾前身乃僧也，尝游欢爱河中，故有是劫。今晚矣！当为邓尉山神。’……”

而文学大师如钱牧斋、俞樾在其笔记中亦述及圣叹非凡物所生，谓集灵异仙佛，神狐所凭依托世也。更说明圣叹当时已有相当学术地位，否则不会引起这些风雅领袖的注意。而牧斋先生称圣叹为“金生采”，又为前文所未见，“金生”为一当时

习惯性尊称之词，但此处之可疑者何以名“采”也？是则圣叹果原名“张采”，后改为“金采”否？是诚莫能明也！

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云：

“天台泐法师者何？慈月宫陈夫人也。……以天启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卜，今九年矣！……所凭者，金生采，相与信受奉行，戴生、顾生、魏生皆于台有宿因者也。”

天启丁卯，为天启七年（公元一六二七），时间颇易推定，此时圣叹已于吴中颇有点知名度，故引起牧斋的注意。问题是这段文字中有一个非常冷僻的字，即“降于金氏之卜”的“卜”字，倒底是个甚么字？这句话又是一挡子甚么事，则须先把它弄清楚才好。

按“卜”即古写“乩”字，“降于金氏之卜”，即“降乩于金家。”《说文》云：“卜以问疑，从口卜。”《广韵》更说得彻底明白：“问卜也。”《集韵》曰：“说文引书卜疑，一曰考也。又或作乩，通作稽。”而《韵会》曰：“今文尚书作稽疑。”关于“扶乩”的掌故，拙著《纪晓岚传奇》有专案论述。此次只说天启丁卯降乩于金家，凭依稟异而生了金圣叹，故又曰：“卜所凭者，金生采。”这段神话，以后的俞樾也有点相信，于是在他的《茶香室续抄》卷二十里，并且作了暗语和补充意见，进而说圣叹是狐狸精投胎转世也。文曰：

“金圣叹为灵物所凭，或云狐也。此谓是慈月宫陈夫人，未知又何灵异矣！”

然而亦有持相反论调者，认为金圣叹不但不是灵物托生，而且是魔鬼化身。这当然是贬抑别人，文士相轻的说法，如梁章钜，王东淑即是一例。

梁章钜《归田琐记》云：

“今人鲜不阅《三国演义》、《西厢记》、即无不知有金圣叹者，而皆不能道其详。王东淑《柳南随笔》云：‘金人瑞，字若采，圣叹其号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得而旋弃，弃而旋得。性固聪敏绝世，而用心灵明，魔来附之。

某宗伯作《天台泐法师灵异记》，所谓‘慈月宫陈夫人，以天启丁卯五月，降金氏之叶’者，即指圣叹也。圣叹自为魔所凭，下笔益机辩澜翻，常有神助，然多不归于正。’……”

笔者谓圣叹是“传统的挑战”者，当然被人如是的恶毒批评。关于圣叹的当时评价，以后将有多章篇幅介述，此处不过但举一例而已。

总之，圣叹由于笔舌锐利，立论新奇，很引起当时知识分子以及民间的神异看法，故而才有如许为僧，为狐、为佛、为魔的不同看法。

圣叹的出生似谜，而且身世堪怜，亦莫能明其究竟也。

大体上圣叹的少年，是在贫困中长大。他的父母名讳、行业等在文字中从未透露一点消息。亲朋亦多丧乱中凋谢失落，记述中但知有族兄嫂（是否夫妻，亦未敢定）。而他对于嫂子有特别尊敬的感情，可能“老嫂比母”，像韩信一样由嫂氏抚育成

立。

关于他的族兄名金昌，字长文，号鬻齐，法记圣瑗，亦是一个读书人，然未悉有否科举入仕。今存《唱经堂（圣叹斋号）才子书汇稿·叙第四才子书（杜工部诗）小引》有：

“唱经仆弟行也。”

而圣叹叙《圣人千案》亦有：“家兄长文”之说。

且《赖古堂尺牍新抄》卷五更有圣叹“与家伯长文昌书”论诗的大段文字。从这些记载亦同时确证圣叹姓金也无疑。

至于他的大嫂，在《水浒传》第四十八回孙新计诱孙立说到：“家中大嫂，害病甚重”时，圣叹批云：

“吾年虽幼，而眷属凋丧，独为至多。骤读此言，不觉泪下。”

颇可看出他对嫂氏的感情，而少年家贫离丧，亦偶尔透露一二也。如顺治己亥（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金昌为《才子书小引》云：

“夫唱经室中书，凡涉其手者，实皆世人之并未得见者也。……间尝窃请唱经：‘何不刻而行之？’哑然应曰：‘吾贫无财’……”（小引二，刊《杜诗解》卷前。）

《西厢记读法》十四，圣叹亦自云：“苦因丧乱，家贫无
货。”从这些零星片语，似可看出此一名士少年的坎坷遭
遇。

二 十岁入学 不服羁轭

圣叹少年家贫，很可能亲眷离散之后，由兄嫂抚育成人，因为我们无法在其遗著中找出他父母亲的出处为何。同时，由于环境恶劣，直到十岁才入塾，接受启蒙的教育。但过去一般情形，儿童启蒙是四至六岁的年龄才合理。关于此一事实的记载，是他批《水浒传》首卷时有过这样的话：“吾年十岁，方入乡塾。”

超龄入学，固是憾事，但对天才如金圣叹，心智成熟，反而使他更知读书的真谛。我们无法确定圣叹读了几年的乡塾，也无由悉其师友为谁，但此后数年的金圣叹确实用了一番功夫。而且也确实是一个读书种子，深知书中的趣味，常常自晨至暮，手不掩卷，诵读不息。从这点看，无疑他天性中流露着艺文的血液和细胞。如《水浒传》五十六回批文云：

“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

这段回忆之可贵，在于说明少年在书香墨韵里投注几许